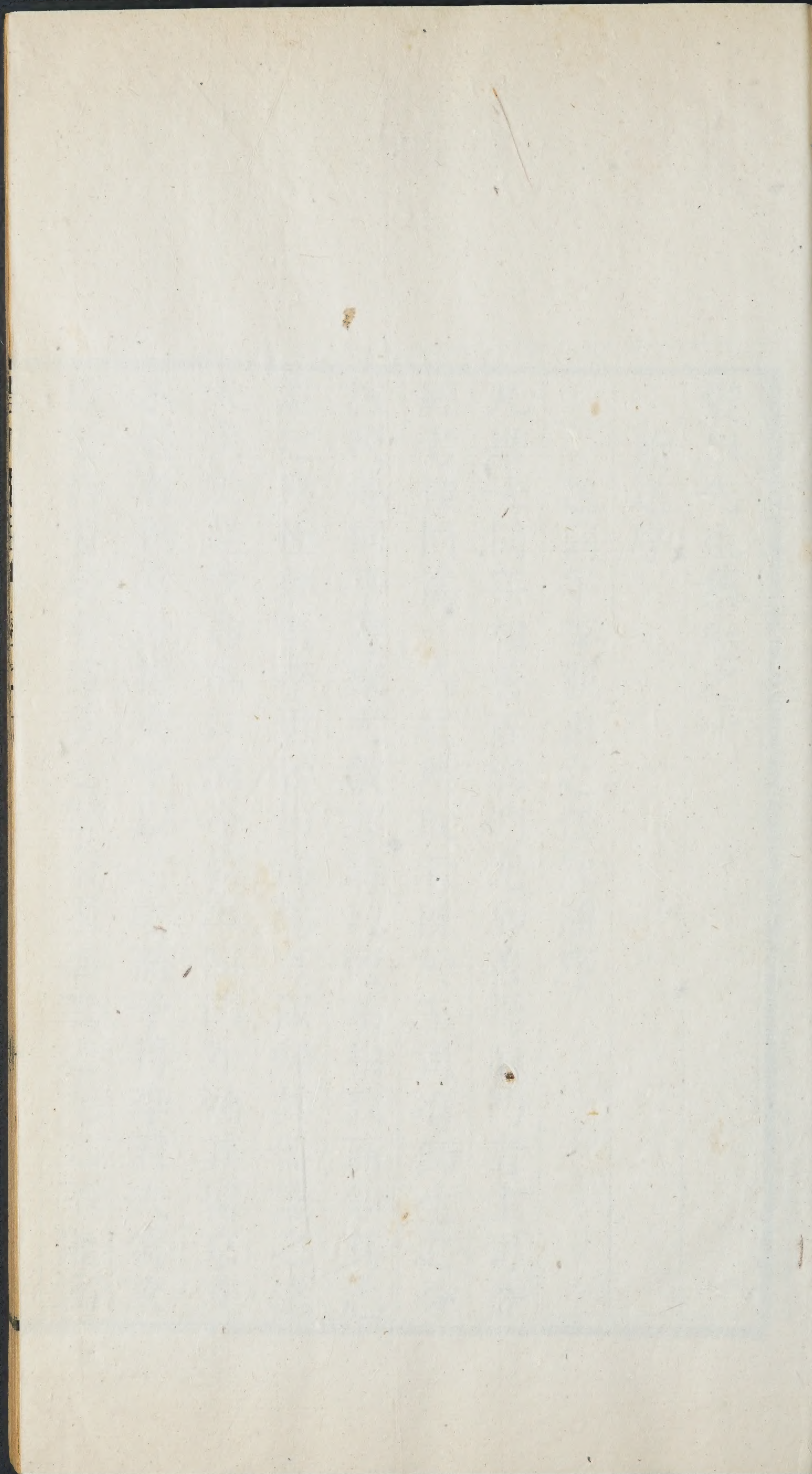


PL
2698
K84
1875
V.4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旣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

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

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䘏財力大屈而歛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

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祗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卒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

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趣辦為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殭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贏之所積逋與令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

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刃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幷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眞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眞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眞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巳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歷貞元以後强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眞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

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葢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衞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衞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泒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

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休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眞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

亦爲令越中將别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眞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緣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卭郲九折坂覽劒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己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

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

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屹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爲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勦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

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
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
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皐陶所稱直溫
寛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戸謂之講學朱陸之
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
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善
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
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
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
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

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聞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一篇葢既作論道之文臨餞別時又敘情欵耳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薦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為都水試吏與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內署而余官內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涼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羨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下而遠從役意以為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

長京師北地風土尚能識之汝卽官南方吾雖老
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今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
持憲八閩嘗爲女兄道粤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
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
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曼倩爲京兆尹每行
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子多有所
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亡所出卽怒
爲之不食故雋京兆爲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
夫人以孝道率先閩人而其治獄內奉慈訓必能
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于百

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餞崇文門別而爲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于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

嵬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爆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澾爲瀾爲波爲潛爲澥爲沱爲洵爲沙爲瀆爲汧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栗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燮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

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粤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

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敎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强藩不軌鑾□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由三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照應今從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卒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

而余以爲令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縱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縱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

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按絼與紖同丈忍反牛系也周禮封人置絼注着牛鼻所以牽牛者常熟本誤刪此句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殿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爲郡縣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爲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爲天子親民所爲臨軒顧問者璽綬進賢兩梁冠其遷即爲州牧刺史丞爲其佐亦不輕矣令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爲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令往爲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爲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

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爲酹酒於三淸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卽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眞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領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淸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

車乘郵驛廄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譟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懣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懣之氣而狃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譁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譁矣撫之而

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病疢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横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葢天下善者能制

其機靡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决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巳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窳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崑山刻本妄刪八十餘字今從常熟本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

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

成亦誣矣臨安周輿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
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輿叔卽引
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
子卽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輿叔宜以時
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
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
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 天子命以職二年冬
輿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輿叔
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輿往來臨安嘗訪輿
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

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眞能自
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　天子旣嘉奬直
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
每奏輒行葢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
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
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
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
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
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顧乎

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爲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爲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

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爲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爲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懼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

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爲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爲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爲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爲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

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

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

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淸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冗滿道私

心惻然以爲得作一令寍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爲人寛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别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葢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令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

求哉今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
臣留意郡縣愼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
長老云往者　憲　孝之際禁網疏闊吏治烝烝不
格姦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
盛于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
號爲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
侵匿所在有之令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
其情甚狎令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略無所縱貸蓋
昔之爲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
今之爲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

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醅醅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爲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爲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盍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爲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黃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吳中靡麗之習要歸于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爲先生之所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游而其從子嗣孫于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數相從試于南宮又數屈

于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于世嗣孫號爲其家才子弟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州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卽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湖澳嗣孫爲令于此不離鄉郡蒞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泛舟三萬六千頃之中由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舞進觴以爲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問其所之要以貴于能適其意意苟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采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鬱鬱以居何異羈騏驥而檻鳳凰也

其能有所爲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既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于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蓋少又余之所感而嘆者也

贈俞宜黄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黄卓魯無以過夫龔黄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黄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

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宜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

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
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
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
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
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
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媢嫉傾排者多以故毀
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
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粱子
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
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

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别書以爲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恆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內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蓋況于其人近在于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僥冒而莫爲之覺遭誣而莫爲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

呼休茲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準人固其重者至于
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
太學高第選爲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祿署丞
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爲署丞以逼王君是時王
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目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
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孽之
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冡宰
知王君之寃業已在調例乃除爲福建按察司知事
知事于州倅品秩爲降然衣豸衣自郡守二千石皆
與抗禮于外省爲清階蓋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

君家世科目顯貴爲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爲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爲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勸今世一命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縉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鄉之士自九

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庳相別異葢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爲京朝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高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大學生調北城徼循之寄諸公皆往爲賀又徵余文爲送之赴任而親友陸 小樓亟來請因爲序之君少有美姿爲膠庠之秀陞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

同舍皆器之為人溫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為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為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孳孳而求之重祿高位以待之葢為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蘄稱其職嘗不得同乎已者而值其異乎已者以此天下之眞賢與才未有不罹讒搆者也其大者為輔相卿佐近者為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為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

求稱其職也混混而已世必爭譽之其爵愈高其祿愈重安行乎順利之途而莫或尼之此自古有志之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委隨狗俗終其身安享祿位者比比也孝豐吳侯舉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爲祠部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厲震踔炳朗宣耀威愛行於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又行於一郡如是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於朝也雖然今天下治平庶政頗號嚴切惟獨銓部之謫調猶持大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

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爲外州多在嶺海絕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量移者皆謂爲曠蕩之恩今侯爲州郡一歲中三遷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寬大愛惜天下之才賢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吳侯之升也侯爲吳與右族再世登朝籍父兄皆爲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吳不久而吳人咸懷之予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君嘗爲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

也故邀予爲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葢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爲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留而不以爲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

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爲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爲通政司叅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例未得自陳即上書引去悠然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文多息老之詞竊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爲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
夫之家蓋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
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爲王之輔相將帥官尹
及使諸侯無有如顏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
有土壤而子弟爲佐可以王天下蓋皆常試于其小
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
內史公孫宏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
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宏寬皆至三公其後公卿
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
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即其仁信篤誠

感物行化眞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爲溫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于民者有八事之謡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溫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爲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爲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爲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黃霸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旣親見而得之矣某爲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縣

候館饔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虛己下士不間于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比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饋餼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監司而學官蓋未知也晉史稱麻思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爲覇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　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

因書此以贈其行葢自以爲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撫州及余

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温良湻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覲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

官而仕未有適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㢘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爲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崑山後學李可汧訂

贈送序

送嘉定丞曾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

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曾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間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

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爲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爲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

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廵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學于南畿葢廵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携幼塡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爲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

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夷爲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爲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敺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

寛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爲政寛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粤僰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歛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爲序而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崑山本作周御史保障江南頌後段小異更有頌辭今從常熟本

贈熊兵憲進秩序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爲吳郡別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筮仕迄今爲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澉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屹爲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無事惟沙丁醝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爲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

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爲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爲最而言者欲以微文致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埸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柳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

即徵擢以去閩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數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且公內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內薄久知

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余昔承乏汴省而公今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寀之義遡者屏處林隈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爲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爲東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

强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室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箠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

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今去爲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脉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踰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隷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
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
爲民請命于朝　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
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
見治世均平之政有恢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
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
水旱螽蝗螟蝝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
比歲□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于
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
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

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玆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舘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
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
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爲贈

行詩既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爲侯濆也而某之勤懇終不能以辭復爲序之葢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儗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遝蟆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

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即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寛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

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巳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厲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況

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人疾苦務于蘇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較科目國家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

時有所崇奬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氓隸之而已矣奴□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學較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海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

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爲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嘅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氓隷而奴□者也非出于學較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令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氓隷奴□之間無以爲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已者葢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

明天子眞大臣宰相之事也此文得之汪計部茗文藏本題稱送貫泉張先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較令按先太僕年二十爲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墻之士于鄰縣令長之考滿輒爲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諂太僕不爲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别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爲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爲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

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
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爲
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巳今或自謂其能制百
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爲視其人漠然而獨行
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爲人慈愛
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
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
之命吏葢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
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
於里巷之歌謠葢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

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絶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爲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郎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薪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爲賊諜而屠剄之葢寃苦無訴

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爲令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溉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爲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愚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爲公薦萬

年之觴有光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躋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爲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皐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爲柔柔者不能矯而爲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

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
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
其俗爲不善惟南海盧侯𡧉爲令未期年而調去盧
侯葢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爲他縣及遷官於朝
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
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
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寛厚皆有德
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今曰
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
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

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爲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爲之書且以告凡令之爲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

今猶與縣爲界葢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爲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葢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爲榮夫不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爲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爲榮也夫此非能眞知爲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爲巳之能而

已矣不知爲君上之賜也故詡詡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飱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茍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茍者矣楊君登田里爲王官然未有眞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君獨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無事四□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間數奏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宏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為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為言葢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冢孫以公蔭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

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冑監今將謁選天官葢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况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囊簪筆多勳戚與公卿大臣之世冑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權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爲無出於此蓋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

得以自負而其爲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爲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爲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爲式也昔張大寳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葢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當時以爲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爲格

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爲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爲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流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聞今官于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文從鈔本與常熟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宴然靡犬吠之

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爲固不如三邊歳有□□之侵
揚州禖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
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爲國而皇家定鼎建業
浙爲首藩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
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
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澉浦則
軼於蘇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
而首當之故建督府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
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
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

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况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闉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內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

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黼庵公爲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頎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

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己酉膺薦數詘於南宮而予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别今年　天子欲新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褎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嚮矣念欲如

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祿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絕者葢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彥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　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

多爲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爲監察御史　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　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爲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即博甫也博甫爲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選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

簡未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毎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俊伯之爲者不然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絕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夫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沒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爲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爲祖道而予爲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

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
狡卒未嘗不慯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
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葢
承平之久禁網澗而武備弛也　天子當宁太息者
十年於兹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
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
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
剽掠殘斃郡邑爲之邱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
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
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

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為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郎侯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葢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謬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驅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

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
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
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葢
伏而未見也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
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
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
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
得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葢

其職以巡行糾察爲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踌按蘇松於兵戈倥偬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既得代之留都甫視事即下書郡邑旌獎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獎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爲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

既久復爲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官臨之尤專則旌奬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爲甚難宜乎人之望之而以爲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以爲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于諸生之中又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

郵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爲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葢御史所以奬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爲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子頗疑其非經

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
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
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
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
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
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
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逮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
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
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
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

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援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爲天下第一世有顯仕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

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髙貲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爲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爲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葢以余之族姓单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百泉叔方爲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葢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

海虞章大理其父爲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爲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爲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鱔其後侍御五子皆横金帶協於五鱔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爲尚醫賀且祝諸弟媲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爲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　孝肅皇后以其弟爲僧故爲太后時建此寺　憲宗皇帝兩製碑

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
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
家亦不知其所在　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
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
報國寺伽藍殿中宿　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
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　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
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
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　帝
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
今日爲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　后不能強厚

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即位后爲　太后出内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剎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　孝宗時　太后爲大皇太后爲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髪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内外凡爲其教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

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　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　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爲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聞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

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德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亡爲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爲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卽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遙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違之空王而無作使世間果

有佛卽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
蓋恍然眞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
以爲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
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不
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
不腆之辭爲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
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亢日多菩
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
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
十矣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崑山後學徐乾學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旣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爲名御史彈劾不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爲之側目旣而以大禮議䶨

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爲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爲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厠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京府

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託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爲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與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爲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卽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治氣養生爲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爲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

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爲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爲序竊嘗屛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譾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嘗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子以爲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

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爲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爲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爲論之如此且以爲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却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送

人以言敢以言爲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爲舉首其名旣以聞於　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爲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爲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　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峯朱公爲大冢宰周康僖公爲大司寇玉巖周公爲少司寇蔡公爲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爲太常柴公爲京兆尹顧文康

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
臣彬彬不可勝數旣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
無一人爲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
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
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
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爲衰歇而盛衰消長
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
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
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爲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

爲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鋭天其以是爲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爲先生賀而已也

澱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澱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爲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于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爲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即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爲之序

蓋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爲言官所論劾盖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叅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强不如言者所論會時宰與李公相失遂以中旨罷之蓋嘗以爲天下每有無才之嘆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粵之間所在騷動而□□□□□□楚粵山洞之盜間起 天子當宁太息思得戡亂戢盜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爲天子所倚毗獨薦先生有英

才奇畧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爲無知先生者矣而猶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內忻然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爲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祝君子以與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

饗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益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内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傔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　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

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　天子躬視獻陵藩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迭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强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眞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禀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爲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爲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眞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
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
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益以歎盛德之世未
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爲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
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
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
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
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
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

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爲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業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閣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爲洞天福地葢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

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元葛洪許邁陶宏景楊羲和之流世皆以爲得道仙去雖其說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葢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爲大官駸駸乎嚮用而

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此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爲祝乎是爲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爲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爲邦家

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爲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旣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爲大行稍遷郎署出爲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

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署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爲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爲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爲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畢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爲卿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

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竢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

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敭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為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後之與為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為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

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㿂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㿂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爲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爲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爲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

侍今 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啓沃 上既正位
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爲疏以獻皆正始格
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
奏入 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其爲人忠誠悃愊人
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曰預大政於 朝廷
機務匡贊爲多 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
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
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爲 天子之國老
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
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恆則諸君子之壽公

者非以公爲旣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爲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　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惟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

被生民四方咸賴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耇頤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媲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爲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 武二朝 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

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粱君乞一

言以紀其盛葢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
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
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
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
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
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
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　上崇孝養冊上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
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　上考古事憲周制舉
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

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元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間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忝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爲御史大
夫公敭歴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
知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
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
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
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
與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
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
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
豈卽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今　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葢嘗頒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况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

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逌於鳥獸魚鼈則　天子于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耉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漕涇之楊爲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

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爲中憲大夫桴齊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爲婦爲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

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
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
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
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
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
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
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爲命非所言要以
爲所得爲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爲以遂萬物之宜而
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

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爲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爲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爲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爲夫人頌焉

邱恭人七十壽序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父母愛

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
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
王公濟美之妻邱公葢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
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雪間嬪
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
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
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
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
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
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

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葢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邱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爲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

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

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
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
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
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
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
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煢煢
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
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
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
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

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葆眞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褥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閒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凛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窶婦生長

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闥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歷於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事爲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

天下壯公之節而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
卿進貳司寇蓋將大用而公薨矣有光未獲登公之
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
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夏淑人于里第覲其懿德
令範以知公之行於　朝廷與其所以行於其家者
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月二十三日其誕
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跪拜進觴有光因慨
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幾也居公之
位食公之祿未嘗乏人也能不媮合苟容摧折於萬
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

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庥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旣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爲淑人壽丙午歲嘉靖二十五年也自大禮大獄之後天威益厲羣臣進言者多得罪故有摧折于萬乘之威及保其要領等語府君文往往感慨時事讀者須論其世莊識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

服馳驛還鄉予嘗讀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寧錫予優渥雖令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　天子親爲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勑符乘傳還鄉衣朱紅飛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爲太常卿之年年五十里中人士往爲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爲賀予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予請爲文以致頌禱之意予尚識公爲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爲行人爲給事中聲華�然觀其意

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爲用事者所阻然未有嘗被恩賚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前其壽可賀也已予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內學往者 天子親問元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秘不可得而知也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爲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 按太常以方藥得幸故文但言其被恩寵絕不及其他未復有神仙之說先太僕之不假借如此莊識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爲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葢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旣位中宫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爲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説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爲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

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爲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絶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絶其世如此正統間時乂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充仕爲瑞安博士生今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貤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爲文以壽蕃宗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戸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騫

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為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為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為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今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為夫人壽多矣

此文從抄本常熟本末段有立朝居官之大節等語恐太僕無此曲筆當是求文者自改之以致其家者莊識

宋孺人壽序

翰林學士莆田黃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兄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于聚故並蔕岐穗為草木之佳祥今黃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奧區隔于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閟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今閩之物產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荔枝龍眼海物之珍溢於大官其為儒者振末緒扶絕續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藝之士集于春官者常數百人掇危科躋膴仕著文章勳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葢渟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得於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艾長

年癯然山澤之間非世所載而與谿花野鳥娛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然如黃氏之女皆以上壽萃於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有子爲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爲教者數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湻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有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爲宋先生賀也夫愛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爲孺人壽者夫豈出於外哉于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奉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荊州問安視饍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荊州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爲乞祭葬贈典恩榮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歿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十太淑人益康強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賓姻之賀太淑人獨戚然不怡葢降服損饍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

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爲少留以爲太淑人壽余於中丞少親善也中丞於交遊間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爲大官爲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肰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唯中丞推賢於余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爲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弓尤以中丞言爲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爲文會往中丞家飲食必豐潔太淑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升堂

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蓋今日之壽天之所以畜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昔季梁上舍爲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爲余不敢當此言今爲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哀老鈍拙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爲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予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爲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予初生之年作高元嘉慶堂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稱

承事郎許鵬遠者其弟鳳翔郎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祖也兄弟皆以貲爲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壺觴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予嘗爲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艾始爲壽客爲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懽宴以是爲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菲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爲新姻且當計偕懼及事而禮有闕

乃於今年先事修奉觴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善乎令妻壽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爲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子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嬉遊過從無虛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蓋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爲相好奉觴爲壽不以自喜乎人世百年之內追念往昔可感者恒多可以慰且喜者蓋少也舉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

也是爲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普安孫侯初爲令右扶風扶風人爲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爲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迺以南數千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爲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爲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庋置之州人遂

以爲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爲古文辭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爲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爲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蓋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爲足以爲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爲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爲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肰矣今之爲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爲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爲卷而俾余敘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此文從抄本與刻本異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

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元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爲壽者豳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者

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
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
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
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爲吳俗侈靡特如此而
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
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
請之不置凡爲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
法也雖然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
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巳子復復以二親之壽
爲請蓋諸公之爲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

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古吳後學黃璠訂

